

## 清明·缅怀

## 母亲走了

□陈金山

2026年1月31日,于我,是个心碎的日子。

清晨7点40分,母亲在病痛的折磨中合上了双眼,永远地离我而去。她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,那双曾粗糙而温暖的手,此刻却冰凉。

我们姐弟三人尚在稚龄,父亲便撒手人寰,那年母亲才二十六岁。一个风雨飘摇的家,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,全压在她单薄的肩上。从此,我们在苦难中相互搀扶。

2018年,母亲被确诊患上肺部肿瘤。得知消息时,全家人的心都坠入了冰窟,辛苦了一辈子,眼看日子渐好,却被这病魔缠上。在医院,我们始终瞒着她,只说是小手术,劝她宽心治疗。可一向倔强的母亲一听要动刀,坚决不从,甚至闹着要回家。舅舅和亲戚们闻讯赶来,轮番劝说,都被母亲一一回绝。一个月过去,她的心意没有丝毫动摇。复查时,肿瘤又悄悄长大了。

怎么办?几经辗转,我们与医生、亲人商定:若不手术,必须坚持药物治疗。又经过一番苦劝,母亲终于勉强点头。那一刻,我们悬着的心才稍稍落下。

药,一吃就是六年。起初效果显著,肿瘤被控制,每年复查都让我们暗自庆幸。可这份安宁背后,是日复一日的提心吊胆。每一次检查都像一场审判,那些波动的数字,是与死神的无声较量。到了第七年,母亲腿脚忽然不便,住院补钾后才勉强能走。出院后她抱怨:“药越吃腿越坏,我不吃了!”我们吓得不敢作声,只能更仔细地关注她每个细微变化,心中默念:只要肿瘤不长大,就有希望。

八年来,母亲的每一次感冒都让我们如临大敌。2025年12月,长期服药累积的损伤终于暴发,心脏房颤加重,肾也出了问题,母亲再次住进医院。病房里,母亲疼痛得呻吟,日夜不息。治疗两周后,母亲执意要回去。当时她曾说:“你们三个孩子,跟着我受苦了。”我只当是平常的感慨,如今回想,那竟是母亲在作最后的交代。而我,至今不愿相信。

医生坦言:已是晚期,请做好准备。我们不肯放弃,奢望奇迹。看着母亲被剧痛折磨得意识模糊、日渐消瘦,心像被狠狠揪住。清醒时,她总念叨着不输液、不吃药,只想回家。“回家就好了,我想吃啥就吃啥。”生平第一次,我听母亲说了“谎”。

舅舅们红着眼眶劝我们:“让她回去吧,舒服一天是一天,你们尽力了。”我们仍想坚守医院这最后的堡垒,祈求上天多给些时日。可母亲越来越焦躁,夜里偷偷拔掉身上的管子。舅舅们再次开口:“让她回家吧。”办理出院手续时,护士轻轻取下母亲手臂的留置针,我们都哭了。我们知道,回家,意味着什么?

到家后,母亲的每一声呻吟、喝每一口水都无比艰难。离世前两天,我问她疼不疼,她还轻声安慰:“不碍事,我心里有数。”这话让我短暂地安了心。最后两日,母亲连呻吟的力气都没了,只是静静地躺着,亲友们默默围在床边。

1月31日凌晨,母亲的喘息越来越重。为她换衣时,我看见她脸上闪过痛苦的表情,艰难地对我们说:“别难过。”三舅后来告诉我们:母亲早就交代过,“任何时候,都不能为难我的三个孩子。”

母亲走了。这个给我生命的人,一生付出。瘦弱的肩膀,扛起了千斤重担;平凡的双手,撑起了我们整片天空。小时候,她总怕我们吃不饱;我们调皮惹祸,她先向邻里赔不是,再回家关起门来细细教导。那些朴素的道理:“做人别贪便宜,办事要守规矩”,至今仍萦绕耳边。

母亲走了,但母亲的爱,都已毫无保留地给予了我们。

远处,村庄炊烟袅袅;近处,麦田青翠欲滴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告慰——我们把日子过得安安稳稳,把长辈的教诲,把那份朴素的善良,像这春雨一样,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。

## 那一炷心香

□王其益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年少时背诵杜牧此句,不过是完成功课;人到中年,才渐渐品出其中况味。每年清明前夕,天地间仿佛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——总会飘落几场牛毛细雨。雨丝细细密密,轻拂在脸上,凉意沁入肌肤,虽不至于湿透衣衫,却让人心里平添几分莫名的愁绪。每年此时,我总要带着妻女回老家,为父母和爷爷奶奶上坟。一路上,我们很少言语,任由那些尘封的往事,如这细雨一般,在记忆里静静铺展。

父亲十五岁就参军,是位老兵,打过仗,攒下一小袋军功章。想必在部队吃了许多苦,落下一身病,不到六十岁便去世了。那时我正在新疆海岛部队当兵,路途遥远,没能赶上见他最后一面。这份遗憾堵在胸口四十多年了,每当清明来临,便隐隐作痛。

父亲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善人,看不得别人受苦。他从部队转业回来时,带回两千多元安家费,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,本可以盖几间像样的瓦房,安顿家业。可他东家生病送一些,西家断粮帮一点,没两年,安家费就散尽了,我们一家仍挤在那几间草房里。后来闹饥荒,父亲在县城工作,每月总要从二十八斤的定额供应粮中,分出一些给更困难的乡亲。母亲看着我们饿得面黄肌瘦,心疼得直掉泪。家里最值钱的那件军大衣,也被父亲送给了村里一位无棉衣过冬的老人。父亲常对我们说:“要急人之急,待人以善。”这话,我们兄妹几人默默地记在心里,也学着去做。

一路想着、走着,穿过几片绿油油的麦田,便到了坟前。父母的坟茔就在村子最北头大河边堤岸的南侧,与爷爷奶奶的坟墓紧挨着。令我心头一暖的是,坟头早已被人培上了新土——这么多年,一直如此。不必多问,那是乡邻们为感念父母生前的善举,自发帮助修缮的。原来,善良从不会被遗忘:你曾给予他人的温暖,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回报。

我们无需再动锹动土,直接摆上供品,点燃清香。青烟袅袅,缓缓升起。不知何时,细雨悄然停歇,风也静了,那一缕青烟笔直而上,不偏不斜,如同一根无形的线,一头连着黄土之下的先人,一头牵着尘世之中的我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在倒流,我恍惚又回到了父母身边。

想起父亲教我们的那些规矩:吃饭要等人齐了才能动筷子,见了长辈要先问好,人家帮了忙要记在心里。他从不讲大道理,只是在寻常日子里,一点一点地做给我们看。如今我也当爷爷了,鬓角早已生了白发,可每到清明站在祖父先辈坟前,就觉得自己还是那个聆听教诲的孩子。

风吹过麦田,沙沙作响。我把带来的酒洒在坟前,酒香混着泥土香,瞬间弥漫开来。望着这些供品,我忽然明白:祭祖,与其说是给逝者看的,不如说是让我们这些奔忙的人暂时停下脚步,想想自己从哪儿来,身上流着谁的血,想想那些融入血脉里、平时未曾留意的品格。

该回家了。妻子收拾供品,我最后看了一眼坟头。青烟渐渐散了,可心里的香还在燃烧着,幽幽的,绵绵的,像父亲传下来的那些话。穿过麦田时,我摘了一片青翠的麦叶,卷起来吹了一声。小时候父亲教过我吹麦笛,我总吹不响。如今能吹响了,他却听不见了。正想着,那牛毛细雨又飘了起来,细细的,柔柔的,落在肩上,渗进心里。

远处,村庄炊烟袅袅;近处,麦田青翠欲滴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告慰——我们把日子过得安安稳稳,把长辈的教诲,把那份朴素的善良,像这春雨一样,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。

血脉因思念而相连,文脉因传承而不息。清明的一炷心香,燃不尽,也断不了。它就那样幽幽地燃烧着,把那些走了的人,轻轻地牵在了我们的心里。

## 致章克满烈士

尊敬的老连长章克满:

又是梨花风起季,我凝视着您的照片,您还是那个模样。为了边疆的安宁,血染的风采,在天地间闪耀着光辉。

把时光的胶片倒回几十年前,您壮怀激烈的场面,让我至今心痛不已。记得那日下午4时许,火辣辣的太阳好像要把山岳从地烤化。阵地上显得格外宁静,您带领战友们抢修防御工事。突然,敌人又发起了炮击,通红的弹片就像钢水流动时迸溅出来的钢花铺天盖地,击中了您的腰部,您“哎哟”一声,手往腰上一摸,鲜血顺着手指直往地上滴,向前一个踉跄,吃力地撑住,大喊一声:“战友们!防炮。”轰然倒下。

两个急救包括在您的伤口上,您殷红的血液不断地流出,浸湿了军衣。痛苦呻吟中,您喃喃地说:“妈妈!我要走了。”战友们把您抬上担架,救护车向着医院飞奔而去……

31岁的您!就这样和我们挥泪而别。满打满算您和我相处仅有半年时间,可是我眼前老有您的影子。

为了战时少流血,临战前夕,您无暇欣赏小河风光,白天带领全连官兵开展体能和军事技术训练。晚上组织侦察指挥人员,在漆黑的夜空下,茫茫的群山中设立目标点。让我们根据地图寻找目标位置,提高战时识图用图能力,准确标定侦察目标。

战场上,为了战友们的工事安全,您班班必到,洞洞必看。亲手摸一摸波纹钢、工字钢的螺帽有没有拧紧,洞上面覆盖的土层厚度能不能防御弹片,处处留下您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、危险留给自己的足迹。就在敌人炮击阵地时,您身负重伤,为了战友安危,还不忘在枪林弹雨中大喊“战友,防炮”。

您为国为民无私奉献舍生忘死的精神,不断激励我前行。

我走下战场,回到家乡,一直以您为榜样,在工作和生活中,依然保持您手下一个兵的形象。2000年8月30日,受持续暴雨影响,我县发生特大水灾,县城一片汪洋。我所在单位已停产,灾情面前,我和留守的领导冒雨到家属区组织排涝自救……这些都是受您言传身教的影响。

您离开我们了,我一直没有忘记您。2005年清明,我通过省报“清明心雨”栏目向您表达无限哀思。

山高路遥,挡不住思念的潮水。2023年10月28日上午,我们安徽、山东、江苏的部分战友,到马鞍山市烈士陵园看望了您!您睡得那样安详,笑得那样甜美。因为您听到了战友们生活幸福的报告,看到了战友们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。

安息吧,我敬爱的老连长章克满烈士!您是我们心中的精神丰碑!永远屹立不倒。

此致  
敬礼!战士:张国军  
2026年3月16日